

周口航船史话

戴涛

在川汇区档案馆中,《川汇文史资料》2012 第 5 辑第五部分航运史话记录了周口漕运发展,即内河航运的时代背景、繁荣景象、衰败过程和再兴之路,反映周口因水运而兴、世代依依傍水的历史。笔者翻阅后颇感兴趣,经检索周口档案,查阅相关资料,为大家揭开周口航船的历史。

颍河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水上舟船运输的记载,后航运逐步发展,明朝时期开始兴盛。据《海河史简编》载:“永乐成祖徙都燕京,漕运之局势又变,永乐元年(1403 年)馈运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由淮安准河、沙河、经太和至陈州颍岐口跌坡下,用线船可载二百石以上运至跌坡上,分别以大船人黄河,至阳武、新乡、八柳树等处,陆运入卫河,转运北京”。明永乐六年(1408 年)明成祖采纳户部郁新奏言,开辟淮、颍、沙三河漕运,周家口为漕运要道。明万历年间,航运又有所发展,埠口逐渐增多,商贾云集,桅墙林立,周口成为淮河流域的物资集散中心之一。清顺治年间,沿沙河先后开辟了大渡口、小渡口、上下齐埠口、新渡口。恰如诗云,“万家灯火伴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就是明清周口航运的最佳写照。

清末民初,平汉、津浦、陇海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加之黄河多次决口,河道逐渐淤塞,航运开始衰落。这时,周口通商仍依赖水运,来往船只频繁,夏季民船总数在 200~500 只之间。据日本人编写的《支那省别全志·河南省》载:“1916 年 7 月中旬,实地调查了在此地停泊的民船数,有 170 只,从事货物运输的大型民船桅杆林立,这真正显示着周家口的繁华”。

据周口交通档案资料记录,建国初

期,航运在周口的运输业中占主导地位。1955 年,船民互助组转为生产合作社。是年 8 月,成立周口港第一船民运输合作社(即初级公社),有社员 216 人、船 86 只、750 个吨位。当年该社与 55 个个体户共完成货运量计 31320 吨、货物周转量 3265726 吨公里。1956 年,发展为 11 个船民运输合作社,有社员 1261 人、船 502 只、436299 个吨位。1958 年 10 月,11 个运输合作社合并建立水上东风人民公社。1959 年初,该公社合并到沙河系红旗人民公社,周口为第三大队,有社员 1279 人、船 476 只、4679 个吨位。1961 年,沙河系红旗公社划归各港,原三大队改为周口港船民公社。可见,当时周口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水上运输专业队伍。

周口港还有农业船和企业船两种。农业船多在农闲时搞水上运输。企业船是周口部分工厂企业的专用船只,主要搞自货自运。据 1960 年 6 月的统计,周口港停靠的农业船有 102 只次、977 个吨位,企业船 32 只次、320 个吨位。

1982 年,周口地区交通局编撰《周口地区交通史志资料汇编》中,记录:周口内河航运渡口船只数,西华 21 个渡口,29 只船;商水 12 个渡口,16 只船;淮阳 12 个渡口,16 只船;项城 4 个渡口,5 只船;沈丘 13 个渡口,25 只船;周口 1 个渡口,1 只船。计 63 个渡口,92 只船。

上世纪 50 至 80 年代,周口船民聚集生活在船民新村,上世纪 80 年代中末期新村逐渐消失。新村的位置就在老胜利桥北往东,也就是周口酒厂以东,面粉厂附近。

船舶的种类很多,在周口有哪些船

船种类?说法不一,为此,笔者通过询问周口市海事局相关负责同志,走访周口的老船民,结合周口档案和相关资料,现把 2000 年之前周口的航船种类进行分类。

周口航船的种类有 10 多种,分为非机动船和机动船两大类。非机动船中,一是对联划。对联划由两个船体构成,前后一样的船连接成一只船。这种船在颍水上最常见,专门装载杂谷。每只对联划装载量为 15 吨至 30 吨,长 20 米至 30 米,宽 1.2 米至 4 米,深 0.75 米至 1.2 米,桅杆 2 根至 3 根,使用长尾舵。上世纪 70 年代后,为便于机船拖带,改为无桅卧舵式木驳船。

二是普梢。单船、单桅、卧舵,长 10 米至 13.3 米,宽 2.7 米至 3.3 米,深 0.8 米至 1.2 米,载重 5 吨至 8 吨,上世纪 60 年代消失。

三是划子。在各地基本一样,没有多大的差别。载客载货。以载人为主,可载客 10 余人,虽然划子大,但装载不超过 30 担。

四是轮燕子。航行于颍水的最大民船,载重 20 吨至 50 吨,多有两个桅杆,吃水四英尺左右,头尾的高度有 2 米至

1 米,主要装运杂谷。

五是扁子。也叫平行船。它与普通民船小型轮燕子相似,根据船体大小,装载量为 10 吨至 25 吨,是曾经沙颍河上最多的民船。

六是芒子。单船、单桅、卧舵,长 10 米至 13.3 米,宽 2.7 米至 3.3 米,深 0.8 米至 1.2 米,载重 30 吨至 40 吨,上世纪 60 年代消失。

七是长葛船。长 17 米至 23 米,宽 2.7 米至 3 米,深 0.2 米至 0.7 米,载重 20 吨至 30 吨,上世纪 70 年代消失。

八是多节船。以 3 节以上连接的船型,长 20 米至 30 米,载重 50 吨至 100 吨,宜走深水直河,便于拖带,上世纪 60 年代消失。

另外,还有爬山虎、驳船、排筏等各类。以上几种船中的普梢、对联划、轮燕子、扁子、划子都是沙颍河上常见的民船。

机动船有挂浆机船、内装机船、拖船、油船、港监艇等种类,船体材料多为钢丝网水泥或钢质。装载能力:挂浆机船 50 吨至 150 吨,内装机船 150 吨至 300 吨,拖船功率 88.2 千瓦至 168.5 千瓦。②8



擦油的镰刀生了锈

王天瑞

绿肥红瘦,鸣蛙上岸,布谷高唱,黄鹂白鸢翩翩起舞。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老人和孩子不约而同地赶到树阴下谈天说地,逗趣玩乐。南风里洋溢着醉人的芳香。时令已经吹响了麦收前的冲锋号。如火如荼的麦忙时节正大踏步走来。

大槐树下,我见到了村东头的陈婶。陈婶让我到她家去坐坐。于是,我就跟随陈婶走进了她的家。恰巧,陈叔正望着一堆镰刀发呆。我说,陈叔,干啥呢?陈叔看到我,很高兴,忙说,这几把镰刀都擦了油,为啥还会生锈哩?我数了数,一共九把镰刀,有的锈迹点点。我说,刀儿不用要生锈,防锈还要勤擦油。陈叔说,是这个理儿。陈叔准备再给镰刀擦擦油。

据说,人类自从种出麦子以后,就发明了镰刀。几千年来,镰刀就是农民收割庄稼的必备工具。镰刀与锄、犁、锹一样,都是我国古老农业文明的一个象征。然而,在季节交替与时序更迭中,尽管人们用燃烧的血和苦涩的泪把镰刀擦得锃亮,却依然驱赶不走饥饿。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才真正解决了温饱。那时,孩子们都会唱《小镰刀》:“弯弯小镰刀,是咱好朋友,割下青草满箩筐,饲料多又多,牛羊喂得饱,猪儿肥油油,爱集体、爱劳动,人人有劲头。弯弯小镰刀,是咱好朋友,割下麦子堆成山,心里乐悠悠,咱们农村好,年年夺丰收,建起高楼一幢幢,人人有劲头。”

陈叔拿起一把小镰刀,递给我,让我看。我猜想,这把小镰刀,可能原来也是把大镰刀,许是用用、磨磨,越用越磨越小,最后变成了这把小镰刀。是的!是的!陈叔说,他爷爷奶奶躲黄水逃荒回来的时候,黄村周围的黄水虽然已经退去,但田野低洼处还是坑坑水、片片水、遍地稀泥汤,人畜不能行走,踩上去就会陷进深渊,难以自拔。而在田野的高岗处,到处都长满了树毛子、三春柳、白蜡条,以及茅草、蒲草、芦苇。爷爷奶奶就是用这把镰刀砍树毛子、砍三春柳、砍白蜡条,就是用这把镰刀割茅草、割蒲草、割芦苇。爷爷奶奶就是用这些东西搭窝棚、搭瓜庵、搭地窝子,以便憩身;就是用这些东西烧火、御寒、取暖、做饭,以便度日;就是用这些东西编筐、窝篓、织箔、织席,以便自用或换钱。忙啊!累啊!苦啊!爷爷奶奶和全村人一起,白天黑夜不歇不停地开荒种地。当然,这把镰刀是天天用、天天磨、天天小,它为爷爷奶奶的活命慷慨地献出了高大而壮实的身躯。爷爷奶奶不舍得扔掉它,爹娘不舍得扔掉它,当然,陈叔也不舍得扔掉它,想着天天看到它。看到它,就想起了国民党军

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的罪行;看到它,就想起了父老乡亲饿死在逃荒路上的悲惨;看到它,就想起了当年开荒种地的艰苦、艰辛和艰难。

陈叔说,这一把是咱村李铁匠打的镰刀,个头大,钢火硬,稍微一磨,就刀刃锋利,由于保护得好,连着用了十来年,直到没有钢火了,才退下来歇息。陈叔说着,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我接过这把好似一弯残月的镰刀,轻轻地擦了擦木把,又认真地握了握木把,仍然能感受到木把的细腻和光滑,仍然能体悟到陈叔流淌的热汗的温度。当然,我知道,镰刀最大的用武之地是麦收时节。听,杜鹃鸟在叫:“老头老婆,割麦割禾。”“麦罢垛垛,凉面条浇醋。”听,吃杯茶在叫:“吃杯茶吃杯茶,吃杯吃杯吃杯茶。”“焦麦炸豆,是农民们最忙的季节。烈日一烘,南风一吹,麦穗就要枯焦。鸟儿都催我们收麦了,怎能不挥镰上阵哩!麦收那十来天,是农民们一年中最忙、最累、最苦也最欢乐的时候。晚上,吃罢剩馍,家家的女人都要忙着煮馍、烧茶、煮鸡蛋、炒豆什,户户的男人都要借着月光磨镰刀,“嚓——嚓——,嚓——嚓——”这声音响遍全村,甚至把月牙磨落。不是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吗?割麦人都要准备几把镰刀,到真的站在麦垄前,就顾不得再磨镰刀了。第二天,鸡未叫,天未亮(大约凌晨三四点钟吧),收麦的男女老少,就要拉着车,带着镰刀、铲子、桑杈、掠笆、绳索以及食品,走向麦浪滚滚的田野……

陈叔说,那年,开封市一位知青小东下乡来,住在陈叔家。当时正逢收麦,陈叔让他戴上手套,手把手教他割麦。一个人要把住六垧麦,一手攥麦棵,一手握镰刀,贴着地皮用力割,唻啦——唻啦——然后把割下的麦棵摆地上。半天未过,他手上还是打了泡。陈叔就不让他割了。这把镰刀就是小东返城后留下的纪念品。

陈叔说,那天,他正在收麦,土路上过来一个戴草帽的人,跳下自行车就帮助割麦,边割还边问这问那。忙了一上午,他手上、腿上、胳膊上被麦芒和麦茬扎出很多红道道、红点点。这时,又有一位戴草帽、骑自行车的人慌慌赶来,把他叫走了,留下了这把镰刀。后来得知,那位割麦人就是咱县的杜县长。

如今,镰刀与锄、犁、锹一样,从遥远而来,又向遥远而去。陈叔说,再给镰刀擦擦油。②8

品味乡愁



分享阅读 共享快乐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